

李
零

圓
家



李
零

田
家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家 / 李零著. --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457-1235-3

I. ①回… II. ①李…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20439号

回家

著 者: 李 零

特邀编辑: 曾 诚

策划编辑: 孟繁之

营销编辑: 陈 轩

封扉设计: 何 浩

责任编辑: 张仲伟

责任印制: 李佳音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 (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68 (发行中心)

0351-4956036 (综合办)

0351-4922203 (印制部)

E-mail: sj@sxpmg.com

网 址: <http://www.sjcbbs.cn>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山西臣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170千字

印 数: 1-5000册

版 次: 2015年9月 第1版

印 次: 2015年9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7-1235-3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今年回过两次山西，一次最南(1月15—17日)，一次最北(4月24—27日)。

最南是去运城，在平陆走虞阪古道(运城去三门峡的道，假虞伐虢的道)，在运城看盐神庙、泛舟禅师塔，在芮城看古魏城、永乐宫、广仁王庙，在夏县看安邑古城、司马光墓。

最北是去大同，在大同看大同火山群、云冈石窟、助马堡、方山永固陵，在朔州看崇福寺，在五台看南禅寺、佛光寺，在灵丘看北魏南巡碑和射御台，在唐县看倒马关和大茂山。

快哉快哉！中国的四个唐代建筑，中国的五岳五镇，总算看全了。

后来，我回过一趟内蒙古(6月4日—7日)，在呼和浩特看内蒙古博物院(特意在库房看了广衍矛)、赵长城遗址、将军衙署、呼和浩特市博物馆，在和林格尔看盛乐博物馆、盛乐古城，在托克托看托克托博物馆和云中古城，在上

默特右旗看美岱召，在包头看包头市博物馆、九原古城（麻池古城），在固阳看冯湾城址，在巴彦淖尔看巴盟博物馆。

内蒙古之行，我的目标是一个从前叫小召公社光明六队的地方，我插队的地方。

沿着乌拉山北侧，一路狂奔，天上的云，时卷时舒，地上的雨，时下时停。我们兜了很大一个圈子，才看到当年爬过的两狼山。木生说的柏油路已经被大车轧烂，往南走，一路颠簸。

我的好朋友杨润雨在小召他弟弟家等我，用羊肉和西瓜款待我们，邱校长也在。我们看了当年的小学，现在卖给什么人，里面盖了楼。

村里很少看到人，一切都悄无声息，听不到鸡鸣狗叫。有一对夫妇在地里动弹。男的上来打招呼，他说他记得我，当年他才十岁。还有一位当年的“铁姑娘”，路上碰见，她说她也记得我。

老韩和老韩住的庙不在了，姜雄基照看的饲养院不在了，我们住的房子不在了，下放的劳改犯全家回了广东

.....

天还是那么蓝，云还是那么白，在阳光的轰炸下，一切都那么耀眼。

地上的积茅草依然茂盛，我在《大黑天》中描述的水渠和水渠边的树还在，可惜志敏不在了。

王队长已经去世，他妻子一头银发，使劲跟我说，回家

哇。她的声音是 huī jiǎ wà 。

我还记得,1970 年底,我决定回家,回我山西的老家。队里套了一辆马车送我,车倌身披羊皮袄,脚蹬毡疙瘩。那天真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漫天皆白,人的脸上,头发眉毛眼睫毛全都是白的,就连鼻孔都挂着冰渣。志敏送我,我们在车上冻得坐不住,颠颠儿地在地上疾走。

6 月 12 号,我 67 岁生日,继红特意来看我,在人大 1958。

他问,你是不是能把你对山西的回忆和有关山西的文章编个集子交我们出版?

我说,行,但最好加上我对临河的回忆。

我在临河两年,在武乡五年,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天地悠悠,回家的路很长,每一次在梦中。

2015 年 7 月 14 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目 录

自序 1

I

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 2

大黑天 28

大营子娃娃小营子狗

——“畜生人类学”发微 38

天下脏话是一家 50

II

读《少年先锋》 64

上党，我的天堂 73

武乡访古记 86

上党从来天下脊

——晋东南访古记 97

上党访古记 133

说中国山水

——以太行八陁为例 166

梁侯寺考

——兼说涅河两岸的石窟和寺庙 191

西伯戡黎的再认识

——读清华楚简《耆夜》篇 224

I



内蒙古临河县小召公社光明六队

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

什么叫“七十年代”？

生命总是重复着同样的故事。

人的一生就像一片树叶，同一棵树上的叶子，每片都很相像，秋天落了，明年还会长出来。

反正都是这么一辈子。在年龄面前，人人平等，谁也不用骄傲，谁也不用惭愧。

古人说“百年期颐”。其实人，没几个能活到一百岁。现在有种说法，谁都知道，人活十年算一张，一辈子顶多十张，花一张少一张。过去，十块是大票子，现在不行，一百块一张，花得嗖嗖的。

我的感觉，八十年代后，时间提速，生命贬值，跟钞票一样。现在的十年，顶多也就是过去的一年，或者连一年都不如。我现在是整六张的人了，跟早先的人比，也就四十一二岁吧，我这么估量。近百年，多少英雄，“出师未捷身先死”，全死在半道上了。他们，二三十岁就干大事，轰轰烈烈。不死也活不长，四五十岁就走，来去匆匆。活，活得短促；死，死得干脆。哪像现在，借药力或其他什么把时间抻长。最后多出几张又怎么样？



知青合影,1969年。摄于内蒙古临河县县城。左上为李零,右上为王志敏,左下为吕秋梦,右下为张木生。

出入医院,辗转病榻,想起来就犯怵。

所谓七十年代,照理说,是一九七一到一九八〇年;八十年代,是一九八一到一九九〇年。但我的感觉,一九六六到一九七七年才是一段,叫七十年代;一九七八到一九八九年是另一段,叫八十年代。

二次大战前,奥威尔写过《上来透口气》。故事的主人公(胖子保灵)是夹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已经发生,一次即将发生。有个黑乎乎的轰炸机,跟噩梦一样,老是在心头盘旋。小时候钓鱼的池塘,明明记着挺美好,瞒着老婆,驱车前往,就是为了看一眼。等他到了,什么都看见了,却大失所望。

这种怀旧感,我也有。有人说,人一怀旧,写回忆录,就说

明他老了,是这样吗?人会发胖变老,像枯叶一样从生命之树上掉下来,并不可怕,早晚如此。可怕的是,他忘了自己也曾经年轻,还以为自己永不衰老,富裕的时间多着呢,跟周围的小孩一样。

面对生命的大钟,死亡倒计时,滴滴答答,你会有紧迫感。“惜春阴,怕花开早”。珍惜生命,才会怀旧。怀旧有什么不好?

我一直觉得,我身在二十一世纪,心在二十世纪。我最最怀念,当然是我年轻的时候。

我说的七十年代,是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下一个七十年代,我早就不在了。

冷战下的蛋

我们这一代,所有日子,好日子,坏日子,全都是在冷战下度过。现在,大家都说冷战结束了,其实并没结束。崔健不是有首歌吗?《红旗下的蛋》。什么叫“红旗下的蛋”?就是冷战下的蛋。冷战才是大环境。

冷战的意思是什么?是中国被人围困,掐着脖子,饿着肚子,滋味儿不好受。

中国被围,领导有感觉,老百姓没有,有也很麻木。

我们天天反帝,但不知帝国主义什么样,好坏没有对比。苏修,离得近一点,但直接感受,同样没多少。小时候,我见过苏联专家,是个女的,挺漂亮。我姐姐的苏联朋友,送过很多礼物,叫奥莉亚。后来,两边越搞越僵。我只记得,我牙不好,怕酸,苹果和梨,我挑梨。大家都说,好苹果都送到苏联还债了,

只要是苹果，肯定是酸的。

往事朝回想，有点纳闷儿，怎么找也找不着被围的滋味儿。这就像雨天不出门，从窗户往外看，外面越是狂风暴雨，里面越安静。更何况，当时有政治宣传：外面有解放军叔叔把门，里面有警察叔叔抓特务，心里特踏实，“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这是解放后的环境和气氛。

无知者无畏。围城中的中国老百姓，对外面知之甚少。因为知道太少，所以对外面没感觉。我们感觉最深，全是红旗下的事，“风景这边独好”。

这种感觉，什么时候变了？一般说，是八十年代。

改革开放，前提是什么？是中苏交恶，跟美国建交。大家都说，这以前，我们一直是自我封闭，根本不对。不是自我封闭，而是被人包围。现在，大家笑朝鲜，真是好了疮疤忘了伤。从包围到解围，这个大弯儿是怎么转过来的，大家有点忘了。小孩不知道倒也罢了，大人也一般傻。

现在，大家都说，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对外面毫无了解，这不完全对。

七十年代，我们对外面还是有一点了解，不是所有人都有，也不是所有人没有。当时的大事，几乎所有，我们这边都有反映。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我早就读过。波匈事件，不仅有图片，还有电影。越战，天天都有报道。“一九六八年风暴”，大家也知道。还有，《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文革”前就译出；异化讨论，也是“文革”前就介绍。

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国有大量的内部翻译，很多与外

国同步,慢也顶多慢几拍,覆盖面极广。最近有人讲这事(沈展云《灰皮书,黄皮书》),远没说全说透。

不是别的而是书,给我打开了通向世界的窗户。

含苞欲放的花

我是鼠辈,一九四八年生。两个戊子转一圈,刚好又转回来了。

一九六八到一九七八年,对我来说,正好是二十岁到三十岁,青春最美好最灿烂,就是这一段。

现在,因为改革开放,很多知识分子都怀念八十年代。比我小一轮的人,他们的感觉更突出。他们的启蒙是在八十年代。门一开,风就扑面而来。光是一邓丽君,就迷倒无数年轻人。我们这茬儿人,感觉不一样。我们的感觉是,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七十年代。

对我们来说,七十年代是含苞欲放的花,天还冷,但已经有了花骨朵。我们的思想解放是受惠于这个时代。

前一阵儿,我问唐晓峰(另一老鼠,北大教授,比我大几个月),你这辈子,哪段儿感觉最好,哪段儿感觉最坏。他说,插队最好,出国最坏。他在内蒙三年,美国九年,洋插土插,都是过来人。他是大环境坏,小感觉好;大环境好,小感觉坏。前边和后边,里边和外边,都有强烈对比。

八十年代,特点是幼稚。表面非常开放,其实是翻烙饼,启蒙压倒一切。大家都是启蒙派,前后(解放前和解放后,“文革”前和“文革”后)没有对比,左右(左翼右翼)没有对比,舆论一边倒。九十年代到现在,才重新分化。

启蒙的意思，中国古书的意思，本来就是帮小孩（童蒙）开窍。小孩不幼稚，还叫什么小孩？

很多人说起我们这一代，光是失学失业、受苦受难，特别是含冤抱恨奔美国，专给美国人讲故事的。你要听他们讲，个个都是白毛女。

我不是白毛女，更不是祥林嫂，不想受过一点苦，就没完没了倒苦水。相反，倒是非常怀念那段受苦的年月。怀念的不是苦，而是乐，苦中作乐的乐。

历史上，兵荒马乱，照样有生活，不能说白活。我们也有我们的生活，最最值得怀念的生活。

废物点心

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年，是“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文革”很短。中学生在历史舞台上真正风光，破四旧，大串联，满打满算，只有五个月。点火要用火柴，吡拉一划，着了，点完就扔。

我是坏孩子，中学时代，一直是坏孩子。我不喜欢我们那阵儿的学校，觉得当时的教育制度太坏（现在更坏），特别希望“改”。

毛主席的讲话，减轻学生负担，我拥护。四中他们的呼吁，改革不合理的教育制度，也令人鼓舞。这是当时的心情。

我甚至有点嫉妒。我想，这样的呼吁，怎么不是由我写。要是由我写，多好。

“文革”初期，我很失望。中学，我们学校，干部子弟云集的人大附中，打手最多。他们批斗“反动老师”，批斗“反动学生”，

抄家、打流氓、闹对联，欺负“狗崽子”（骂“出身不好”的同学），光是“斗”、“批”没有“改”。我印象糟透了。

我在北京，只干过两件事，一是反打人，二是反对联，跟陈小农（人大附中的学长，陈伯达之子，一九六五年就到内蒙临河插队，已从社科院退休）、张木生（人大附中的同学，也是一九六五年就到内蒙临河插队，现在是税务杂志社社长）、刘晓军（人大附中的同学，在中央电视台工作）、岳小莲（人大附中的同学，律师）一起，没几个人。我们不属于任何学校的任何派别。

我去过国务院信访处，当时在府右街，一点用都没有；也去过市委大楼，睡吴德的办公室，在那儿堵吴德。最后，他同意接见，在楼上的一间屋子里。

我问吴德，满街打人，中央知道不知道；对联不符合党的阶级路线，中央管不管。他很老练，甭管你说什么，翻来覆去就两句话：党的政策很清楚，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十六条，“斗批改”，我盼的是“改”。他们不改，我改。冬天，我上大别山去了，跟木生一起，想在那里办一所新学校。可是，“一月风暴”，上海夺权，我的梦又破灭了。

我终于明白，“斗批改”的“斗”、“批”还只是刚刚开始，毛主席心里想什么，我怎么知道，紧跟跟不上，算了。

我们又被送回到原地，我最讨厌的学校。

毛主席不需要这帮小孩了，我们是废物点心。

接下来是“复课闹革命”，接下来是逍遥，接下来是上山下乡。

对我来说，七十年代，主要就是上山下乡。

一九六八年，北京的中学生全都当了工农兵，除少数留城

或上三线当工人，少数参军（主要是军队子弟，他们有特权），绝大多数都被派去修地球，不是山西、陕西、内蒙、东北的农村，就是东北、内蒙的兵团，还有云南的农场。

车站送行

俗话说，生离死别。古人多少诗歌，全是写送行。“相送临高台，川原杳何极。日暮飞鸟还，行人去不息”，就是这种画面。出门不容易，出去一趟，不定回来回不来。生离和死别，其实差不多。掉眼泪，那是难免的。

一九六八年，大批知青在北京站和前门车站出发，场面很壮观。郭路生（后面会讲）写过一首《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很经典。火车开动的一刹那，气氛和心情什么样，他写得最好。

我记性不好，但哪天走的，绝对不会错。那天，车窗外，一轮明月亮晃晃。同行的王志敏（插友，后来在某警官大学当教授，已经去世）跟对面的中年人说，你知道吗？“八月十五杀鞑子”，蒙古人不过中秋节。他是借中秋的月亮找话茬。谁知道，对面是个蒙古族。人家说不对，中秋是各族人民喜庆丰收的节日，不是你们才过。

我走，是在大批人马后面，晚了点。当时特高兴，一点难过的心情都没有。学校，我不留恋。当兵有铁的纪律，可怕。工人围着机器转，紧张。我都不羡慕。这些地方，哪有农村好，广阔天地，漫长冬闲，更适合自由散漫的我。当时我这么想。

记得刚回学校那阵儿，大家乱掐，以为把别人掐下去，自己可以上大学。我实在看不下去，索性躲家里。解放军派王长安（高六七五班的同学）叫我，我不去。